

莫念西风凉

安之默 著



如果，如果当年，她
再勇敢一点点，再自私一点点
是不是，这所有的结局都会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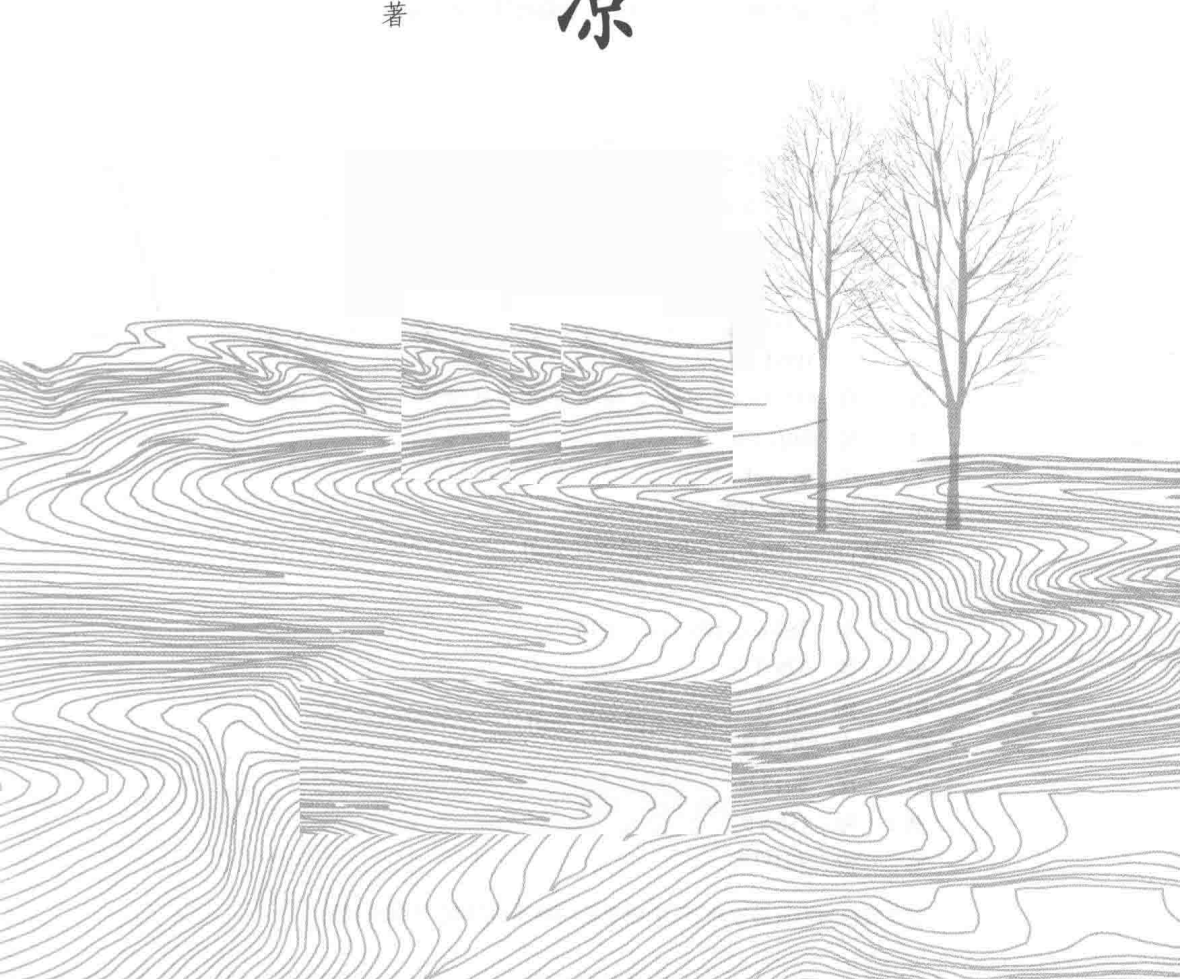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文之出版社

莫念西风凉

安之默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念西风凉 / 安之默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78-5339-2

I. ①莫…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4719号

书名: 莫念西风凉
著者: 安之默

责任编辑: 王朝军
书籍设计: 张 乐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0351-5628691(产品开发部)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29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339-2

定 价 42.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卷 一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 001

卷 二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 051

卷 三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 109

卷 四 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 193

卷 五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 255

番 外 / 313

卷 一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1. 相望恨相遇

子夜一点。

T市街头。

已是早春，却仍然寒意逼人。“寒意勒花春未足。只有东风，不管春拘束。”立在寒风仍然肆虐的街头，沈念想起了很早以前读过的这首词。

从前的沈念，从未在这样的深夜独立街头，可是如今，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料峭的寒风中等出租车了；为了给自己壮胆，她买了防“狼”剂和匕首放在包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从柔顺的淑女成了这样一个敢深夜独自站在街头不怕流氓不怕野兽的女汉子？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她的身边，司机不怀好意地盯着她看了几秒，问，小姐，去哪里？

沈念收起内心的不舒服，坐进了出租车。这样的深夜，一个单身女子，有谁会觉得她是良媛淑女呢？

去青年路口。沈念简单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将眼光投向外面，再也不肯看司机一眼。

她想起就在半个小时前，顾西凉醉醺醺打来电话，沈念，车坏在半路了，过

来接我。

沈念像往常一样，无一刻迟疑，迅速地穿起黑色风衣，一个人跑到已是冷清的街头，只因为他的那一句话。

空旷的街头，暗沉的夜如嗜吃光明的怪兽，将城市里的灯光，一点点吞噬。

到了青年路，顾西凉银灰色的名爵车静静地待在路边，显然，它刚才与路边的行道树来了一个亲密接触。沈念慌忙打开名爵车车门，车内酒气熏天，顾西凉的额头肿了一个大包，早就不省人事。

沈念来不及掉泪，赶紧将他从车里拽出来，扔在后座上，然后自己坐到驾驶座上试着发动车，谢天谢地，车打着了火。

四十分钟以后，沈念将顾西凉拉回了自己的家。

因为她不知道顾西凉到底住在哪里。

他睡得很安稳，连沈念又拖又拽地将他摔到卧室的床上都没有醒。

沈念明白，他喝多了。不过，顾西凉的酒品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吐了一身，却绝不会又哭又闹，只是安静地睡觉。

他的眉还似当年浓密，眼睫毛还似当年卷曲，美丽的鼻梁还似当年高挺。

可心，是否还似当年？

沈念脱下顾西凉已经吐脏的衬衣，忽然听见他喃喃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跟我走？为什么离开我？沈念拿着衬衣，怔怔站在原地，她噤忍着，看向顾西凉，却见他双眉紧蹙，翻了一个身，又睡去了。

原来是呓语。

沈念却再也无法镇定。往事被这一句话轻轻翻动，骤然间，深埋在岁月里的那么多和他有关的枝蔓，被回忆一点点放大，再放大。

他载着她在那座小城的大街小巷穿梭，她紧搂着他的腰生怕被摔下去。

飘雪的夜晚，顾西凉在沈念必经的路口等她，只因为这一段路没有路灯。

生病的时候，他将她浮肿的脚放入温水中，为她轻轻按摩。

.....

回忆那么美，那么好，可心，为什么还那么痛？

跟我走吧，离开这里，只要我們在一起。八年前，顾西凉曾如此恳求沈念，

沈念却终究没有和他一起离开。

如果，如果当年，我再勇敢一点点，再自私一点点，是不是，这所有的结局都会改变？彼此可以生死契阔的人，就这样被我轻轻错过，狠狠伤过。

只是，这样的选择，我已经无法后悔。

人生很多事，走过了就是走过了，没有如果，没有假设，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背负着这个选择带来的结果，前行。

清晨时分，沈念轻轻地出门，桌上备了顾西凉最爱的早餐，枕边放了一套新的白色衬衣和淡蓝色牛仔裤，那套吐脏的衣裤，昨晚已在阳台飘扬了。

放裤子的时候，顾西凉睡得正香，似乎是做了什么好梦，竟笑出了声。沈念想俯下身给他一个吻，结果，与顾西凉还有一厘米的距离时，她还是生生打住，轻叹一口气，离开。

她没有转身再看一眼熟睡中的顾西凉，所以，没有看到，他的嘴角那抹冷酷的不易觉察的微笑。

晚上，沈念回到家门口时，心里有小小的期待，虽然她知道，顾西凉会像以前一样离开，然后很久不打电话不发信息，直到下次再次有事。但是，沈念还是希望，可以有一次例外。所以，她忐忑地打开防盗门，希望有奇迹发生。

屋里黑暗如昔，沈念抚抚失落的心，打开灯，眼睛仍是不自觉地看向沙发，希望听见他在沙发上说，回来了？我一直在等你。

可惜，雪白的沙发静静地，上面空无一人。

早餐已被消灭，杯碟狼藉。

沈念自嘲地对自己说，这不是最正常的结果吗？你还期待什么呢？你不是说过要承担这一切苦痛吗？那么，就不要期待奇迹，也不要害怕伤害。

只是，真的那么不在意吗？

我们可以欺骗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的心。

沈念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打开电脑里的酷我音乐盒，把自己陷在软软的沙发里……

我感动天感动地 怎么感动不了你
明明知道没有结局 却还死心塌地
我感动天感动地 怎么感动不了你
总相信爱情会有奇迹 都是我骗自己
以为自己不再去想你
保持不被刺痛的距离
就算早已忘了我自己
却还想要知道你的消息

窗外，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注定，又是一个不眠夜。

2. 往事已成伤

顾西凉默默地坐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吸着烟。

跳动的烟雾中，是沈念在对着她微笑，那微笑，含着温情，含着欢喜，还含着淡淡的无奈和忧伤，是的，无奈和忧伤。每次看到沈念的眼神，顾西凉总是能读出她眼里那么多的忧伤，虽然，她藏得那么深那么深。

当年固执地去爱她，也是因为她的微笑吧？

十年前，顾西凉被好友罗旌拉着去文学社看他的女朋友聂亦风，聂亦风是叽叽喳喳的小女生，有着男孩子一样的短发，也有着男孩子一样的性格，做事风风火火，确实不枉了名字里的“风”字。

聂亦风太过活跃，一见面就拉着罗旌坐到了自己的身边，文学社的沙龙本身比较自由一些，罗旌便顾不得这个被自己绑架来的顾西凉了。

顾西凉只能让眼睛四处漫无目的地巡回，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沈念。

简单的马尾，纯白色的棉布裙，素面朝天，让顾西凉猛然想到了那一句“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她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专心地听着其他人的讨论，时而蹙眉，时而颌首，但微笑，始终挂在她的脸上。这微笑，像三月的春风，吹醒了顾西凉的爱慕之心。

顾西凉就那样对沈念一见钟情。

早知春梦终成空，莫如当年不相逢。

只是，如果注定要相遇，那么，无论历经多少等待，看似多么不可能，命运总会让我们在不期然的时候，撞个满怀。

沈念是聂亦风的好友兼舍友，那一天，顾西凉、沈念和聂亦风、罗旌一起吃晚饭。

聂亦风和罗旌是从高中起就在一起的情侣，加上大学的三年，早就是“老夫老妻”，两个人各种亲昵，看得顾西凉一直向罗旌开火，老兄，公共场合，注意影响。老兄，能不能不要这样秀恩爱，让我这样的单身狗情何以堪？何况还有女孩子在场。……顾西凉这样说，其实是想探探沈念是不是也没有男朋友，以聂亦风那样的性格，肯定会倒豆子一样把所有顾西凉想知道的信息无一遗漏地汇报出来。

你也单身？哎，要不你就和我们沈念谈场恋爱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各行其是了。这样无厘头的话一出，旁边的沈念立即狠狠瞪了一眼聂亦风，说了句“不知羞”便低下头不再说话，顾西凉的心却欢喜得像要跳起来。

此后的此后，沈念被顾西凉心心念念很久。

顾西凉是S大的学生会主席，高大英俊，谈吐幽默，是S大众多女生心目中的男神，偏偏这个男神和所有人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更不肯和哪一位女生有更深交集。渐渐地，顾西凉就成了高冷的代名词。

可顾西凉不在乎。

宁缺毋滥，是他的原则。

在见到沈念的一瞬间，顾西凉觉得自己的心，怦然而动。

这么多年，他知道，他等的就是她。

那一天，是沈念的生日。

顾西凉早早订了一个KTV包厢，请了众多自己的好朋友，最后才由聂亦风出面，去请沈念。

彼时，沈念只是和顾西凉见过几面，而且都是和聂亦风、罗旌一起。

她当顾西凉是很普通的一个朋友。

虽然有几次，顾西凉在图书馆很巧地碰到她，很巧地和她坐在一张桌子上，很巧地在回宿舍的路上相遇，很巧地每次和罗旌、聂亦风吃饭都会遇到她，很巧地上课时 would 选同一位教授的课，甚至很巧地他总帮她占好座位，但是，沈念天生是不喜欢多想的人，也是天生淡漠的人，对此，她真的只认为，是巧合而已。

大大的包厢里，没有震耳欲聋的音乐，只有一个大大的蛋糕，摆在酒桌上，上面插着漂亮的二十一支蜡烛，蛋糕的周围，是鲜艳的红色玫瑰花。沈念看到这一切的时候，眼泪差点落下来。

没有等眼泪滑落，便有音乐轻轻响起，一个声音传了出来：亲爱的沈念，你是在水一方，你是蒹葭苍苍，你是红尘里我最美的青春邂逅，你是人世间我最好的浮世清欢，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话音才落，顾西凉从包厢的门外身着白色礼服走了进来，他捧着一大捧红色玫瑰花，深情款款地看着沈念。

沈念一下子怔在原地，这样的情节，太出乎沈念的意料了，连包厢外忽然涌进了很多人没有反应过来。

面前站着的是英俊的少年，诚挚的双眼宛若星辰，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沈念，沈念的脸发烧，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场面。

容不得她想太多，旁边的聂亦风已经迫不及待地朝着沈念喊起来：沈念，快点接受啊。

最后是怎么回事呢？顾西凉记得是他把花放在沈念的怀里，然后，又把花放在桌子上，拉着沈念在包间里跳舞。

就这样，沈念成了顾西凉的女朋友。

这是一场浪漫的风花雪月的开始，也是一场虐恋的前奏，这宿命的相遇，将沈念和顾西凉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也将爱与伤痛上演得淋漓尽致。

——以至于最后，两个人不得不天涯沦落，彼此牵念又彼此伤害。

与沈念在一起的那一年大四生活，是顾西凉此生都难以忘怀的时光。

沈念学的是中文，又喜欢写作，常常在图书馆看书，写小说；顾西凉学的是经济管理，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坐在图书馆里看书。可是为了沈念，顾西凉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只不过，沈念在图书馆看书写作的时候，百无聊赖的顾西凉拿着手机在打游戏。沈念劝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顾西凉总是摸摸沈念的头说，我最喜欢的事就是陪着你啊。

沈念是乖学生，从来不会逃课，顾西凉于是也从无政府主义状态回归中规中矩的生活，不过，他是跟着沈念去听课，那些让人缠绵的古诗词鉴赏每次都让顾西凉昏昏欲睡，可他还是坚持着给沈念占座位，然后，就在沈念认真听课的时候，他趴在沈念旁边的桌子上呼呼大睡。

两人都没有课的时候，顾西凉会骑着自行车载着沈念，穿遍T市的大街小巷，那时，木棉花开，她是他的人间四月天。

也会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去爬G城郊外的那些小山，那时，云淡风轻，他们以为世间的美好，都在这里。

他们曾约定，毕业后就结婚，顾西凉要做优秀的经济策划师，沈念要写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所以，顾西凉也会被沈念逼着去念自己的专业书，而沈念，就在书桌上伏案写稿——

相爱的时候，只要能看到彼此的脸，握着彼此的手，纵然不言不语，也抵得过千万句“我爱你”。

但是，这样一场浪漫而坚贞的爱情，为什么，是你，轻易地和我说了再见——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在我们没有任何矛盾的时候？

这么多年以后，顾西凉已不是当年模样，脱了单纯，多了成熟；洗尽铅华，换了沧桑。

却仍然记得八年前与沈念的最后一面。

顾西凉站在沈念宿舍门外，看她平静如水的脸，他不相信，那个曾经爱他到骨髓里的女子，会那样决绝地与他分手。

顾西凉拉住沈念的手问，为什么？

沈念却只是淡淡地说，我不爱你了。他急红了眼，伤透了心，甩手给了沈念一个耳光，恨恨地说，沈念，你是一个大骗子。

然后，他转身离开，再也没有看一眼曾经深爱的人。

所以，他没有看见，沈念看他的眼神，那么忧伤，那么无奈，那么绝望。

第三天，顾西凉便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去了加拿大留学。

这不是他的初衷，可是，当年约定非卿不嫁的人，已经变了心肠，那么，自己的坚守和执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走吧，离开这伤心地，再也不见她。

而八年后，他终于找到了沈念。

但是，沈念，你知道吗？我费尽心思找到你，不是为了爱你，而是为了报复你。

猛抽了一口烟，顾西凉狠狠地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冷冷地走出了这个酒吧。

身后，是流转于大街小巷的《无法原谅》：

为所有爱执着地痛

为所有恨执着地伤

我已分不清爱与恨

是否就这样

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

我的心破碎风化

颤抖的手却无法停止

无法原谅

我们的曾经燃烧成灰烬

无所谓了吗

也许吧多残酷的童话

重复上演谎言背叛谎言

可笑可悲啊你的戏

错爱一个人注定被遗忘

让时间埋葬 什么都不剩下

我们曾深深相爱，但是你用坚硬无比的刺，把我的心刺成碎片，所以，爱到尽头，便是恨。

我不会原谅你，无论你曾有怎样的理由。

3. 人已各不同

傍晚，沈念下班回家。

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

有微凉的风从耳际吹过，彼时正是冬天，夜幕下，城市的霓虹灯眨着漂亮的眼睛，与夜空里的星辰脉脉而视。昏黄的天宇下，一片一片的雪花，在霓虹的照耀下，蝴蝶一样地飘下来。

下雪了。

那年，也是这样一个冬天吧？沈念上完晚自习忽然很想吃蛋糕，也只是喃喃了一句“要是这个时候吃块蛋糕多好啊”，顾西凉就拉着沈念跑到学校门口的一家西点屋。

顾西凉给沈念点了蓝莓慕斯，自己则点了草莓慕斯。那天，他们坐在西点屋的椅子上，看着窗外朦胧的世界，顾西凉说，念，以后的每一天，只要你想吃了，我就会带你去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那时，听到这样的话，沈念抬头看窗外，有雪花轻轻飘下来。沈念说，下雪了。

顾西凉也看，说，好别致的雪花。

那是沈念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别致”来形容雪花，以后的很多年，沈念一看到雪花，就会想起顾西凉说的“别致的雪花”。

可是如今，雪花年年落，人已各不同。

路旁，有一家蛋糕店，空气里氤氲着甜腻的香味，沈念轻轻地推门进去，要

了一块慕斯，静静地坐在店里靠窗的位置上。

当年的慕斯也是这个模样吗？沈念有点恍惚，咬一口，甜得发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就不再吃慕斯了呢？有八年了吧？自从离开了顾西凉，自己逃避了任何可能怀念顾西凉的东西，以为这样，就能够真的忘记他。可是，顾西凉像影子一样跟着她，悄无声息，却充斥在她的每一个空间里，让她在记忆的茧里越缚越紧。

吃着吃着，沈念的眼泪忍不住簌簌而下。

纵然时光走远，那些曾一起走过的，又怎么会烟消云散？

走出蛋糕店的时候，雪花已经铺满了地面，走上去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沈念重新站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看看表，晚上八点。

老师好，您也是才回家吗？身边传来一个男孩子问好的声音。

侧过头，沈念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看出是隔壁班级的学生，沈念点点头，下雪了，路上注意安全。少年说了句“谢谢老师”就和身边的其他少年吹着响亮的呼哨远去了。

初三的孩子刚刚下晚自习不久，十字街头有点拥挤，家长来接的车辆鸣着喇叭，三三两两的孩子们陆陆续续从不远处的校园里走了出来，孩子们有的谈着自习课的题，有的八卦着王菲和李亚鹏离婚的娱乐新闻，只要从沈念身边走过，孩子们都会问候一句“老师好”，身边一起过马路的路人，向沈念投来羡慕的目光，沈念的心，也暖和起来。

想想自己来T市的这所名校也三年了。

三年，又算什么呢？算算，来T市已经八年了。

八年，就这样走远，一切似乎还在昨天，其实却已隔了万水千山，再也回不去。

八年前，大学毕业的沈念他们，适逢国家不再包分配的政策出台，上大学时以为会顺利工作的那一届大学生，临近毕业才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包分配”这种说法。

他们就这样，被推到了国家政策的风口浪尖。

手足无措。

如果分配工作，他们都将回到各自的家乡，成为当地的一名老师，身份是干部，吃财政，铁饭碗，而如今，他们该何去何从？

罗旌和聂亦风最终选择了一起北漂。

顾西凉和沈念，却在此时分手。

时隔八年，沈念仍然记得顾西凉听到她说分手时的眼神，痛苦，难以置信，也清晰地记得顾西凉甩给她的一巴掌。

她以为，八年的时光，足够将所有的回忆打磨成沙，在岁月的沙漏里流逝，可是，为什么，这些记忆却变成了珍珠，越发地散发着璀璨的光华？

顾西凉，你又怎么能知道，离开你，我是不得已，可是，又让我怎么告诉你真相？很多时候，不知道真相，其实是一件快乐的事。

既然注定是要分离，那么说什么，为什么，便都不重要了吧。

回忆是痛的，沈念刚刚有点温暖的心，忽地疼痛起来。

猛然觉得有人拉了一把自己，沈念才从回忆中惊醒，再回头，看到的是顾西凉的脸。

不会过马路了吗？顾西凉的声音响起来，尽管有点冰冷。

你怎么？……沈念是想问你怎么会在这里，可是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来。顾西凉拽着沈念，将她拉到了自己的名爵车旁，打开车门，把沈念塞进了副驾驶座。

然后，顾西凉猛踩油门，在雪地上来了一个漂亮漂移，便向前驶去。

一路上，顾西凉再没有说一句话，沈念也沉默着。

空气如同凝固一般，让人窒息。

十几分钟以后，顾西凉将车停在了沈念的家门口。

五个月前，顾西凉就是在这里，按响了沈念的门铃。

顾西凉出国的八年里，他了解最多的还是沈念。

当年沈念在顾西凉出国后的第三天，便也离开了那座小城，换了手机，注销了QQ，她的行踪，只有最好的朋友聂亦风知道。